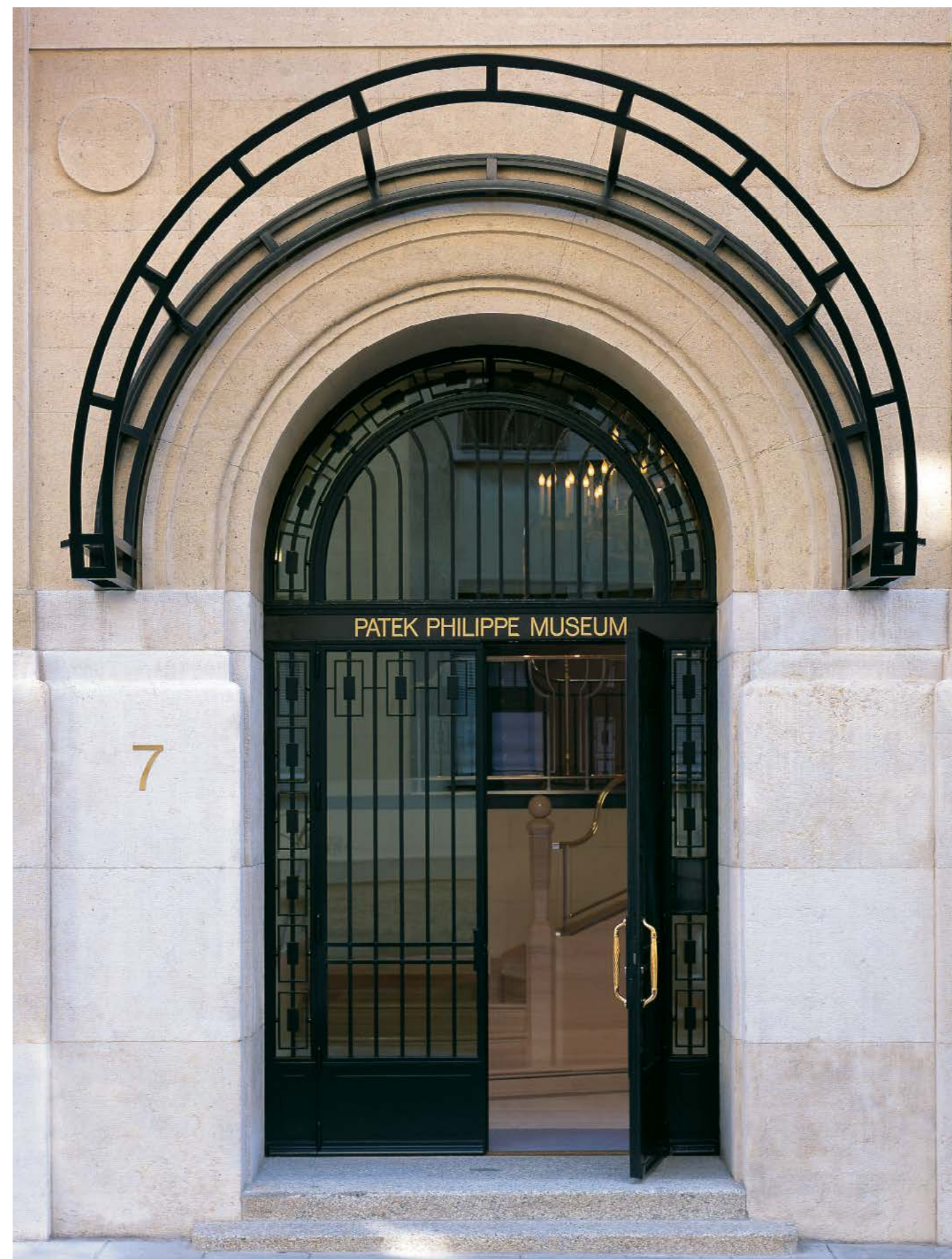


撰文 大卫·鲁尼 (David Rooney)

日内瓦百达翡丽博物馆 (Patek Philippe Museum) 是一座深蕴钟表历史的丰富宝库，即使是最热忱的钟表爱好者到此参观，也会乐于享受馆内倾情奉上的导览服务。若论规划一条漫游馆藏的导览路线，百达翡丽荣誉主席菲力·斯登 (Philippe Stern) 无疑是最佳人选。访客能通过博物馆内便携式多媒体平板电脑上的导览助理，沿着斯登先生根据个人精选展品制定的路线参观，感受他对钟表艺术的投入与热诚，领略其中引人入胜的洞见。经过悉心挑选的展览内容和展品无所不包，从日内瓦如何跃升至全球制表中心，到当地杰出的微绘珐琅工艺传统，面面俱全。访客能通过广博的展品陈列了解百达翡丽在時計制造史上的卓越贡献。斯登先生在收藏方面别具慧眼，这个导览路线是他毕生藏品的缩影。在参观过程中，访客将从一些巧夺天工的時計臻品中领会到振奋人心的关联和启发。





“玫瑰圣母”，怀表，约1640年，
表壳直径：68毫米（馆藏编号 S-476）



“郁金香”，怀表，约1640年，
表壳直径：58.6毫米（馆藏编号 S-1082）



“罗马人的善举”，怀表，约1715年，
表壳直径：57毫米（馆藏编号 S-244）



带风琴管和机械鸣鸟的香水瓶，1787年，
高：155毫米/宽：63毫米/厚：48毫米
（馆藏编号 S-1006）

1. 微绘珐琅先驱尚·杜田

斯登先生的导览始于精致的微绘珐琅作品：一枚约制于1640年的時計，其微绘珐琅装饰以法国艺术家西蒙·乌埃（Simon Vouet, 1590-1649）的作品《玫瑰圣母》（Madonna of the Rose）为蓝本。访客能够通过导览内的多媒体讲解欣赏画作。据称，微绘珐琅的多层涂绘工艺是由法国金匠尚·杜田（Jean I Toutin, 1578-1644）于17世纪初开创。当时，卢瓦尔河谷（Loire Valley）的布卢瓦市（Blois）成为珐琅工艺中心，它亦是受青睐的皇室行宫所在地，吸引诸多专业工匠纷至沓来。

2. 永远的奥古斯都

历史上曾有种珍稀难觅的郁金香，名为“永远的奥古斯都”（Semper Augustus）。17世纪，荷兰爆发过一场被称作“郁金香狂热”（tulip mania）的金融泡沫，这种带深红色火焰纹的白色郁金香当时能卖出天价。导览第二站介绍的精美時計产于法国布卢瓦，约制于1640年。该時計饰有华丽的微绘珐琅花束图案，其中就有盛放的“永远的奥古斯都”郁金香，有些花枝已经枯萎零落，此乃当时常见的静物画表现手法。这枚怀表是那个时代的翘楚之作。除了活泼绚烂的微绘珐琅，怀表还嵌饰数颗红宝石和钻石。

3. 胡德家族对欧洲影响深远

导览路线的第三个亮点同样是微绘珐琅時計，足证斯登先生对珐琅彩绘工艺的热忱。访客在这一站会被一些17世纪末時計的众多细节所吸引，它们皆由日内瓦珐琅画师世家胡德家族（Huaud）精心创作。胡德家族在欧洲享有盛誉。这枚怀表约制于1715年，名为“罗马人的善举”（Roman Charity，最左），是承载胡德家族精湛工艺的典范之作。

4. 雅克·德罗兹造就奇妙自动装置

斯登先生导览的第四站是一场机械奇观的盛大巡游，这一系列珍奇作品均出自18世纪一家瑞士工坊，它属于工

绝少人有幸亲眼目睹钟表史上尤为珍贵罕见的大师杰作。

艺师皮埃尔·雅克·德罗兹（Pierre Jaquet-Droz, 1721-1790），其子亨利·路易（Henri-Louis）及养子让-弗雷德里克·雷索（Jean-Frédéric Leschot）。雅克·德罗兹擅长制作自动装置（automata），从大型人偶到微型鸣鸟，不一而足。有些小巧作品可装入怀表表壳或香水瓶内，辅以华丽装饰和珠宝点缀，迎合中国顾客的品味。这只藏身于香水瓶前方的小鸟可开合鸟喙，摇动尾巴，鸟身之内的风琴管还能发出惟妙惟肖的鸟鸣。

5. 阴阳之道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概念讲究对立互补的自然力量，中国顾客亦对展现这种平衡的对表尤为青睐。日内瓦制表师为中国市场创制了许多华丽的对表，并因此闻名于世。导览第五站的每一枚時計都来自对表，其中一枚音乐怀表由日内瓦公司皮盖与梅朗（Piguet & Meylan）约于1815年制作，开启心形表壳即可欣赏到如诗如画的湖畔美景，风车亦可转动。

6. 稀世杰作“交感子母座钟”

绝少人有幸亲眼目睹钟表史上一样极其珍贵罕见的大师杰作：亚伯拉罕·路易·宝玑（Abraham-Louis Breguet）的“交感子母座钟”（Sympathique）。这种時計仅有12台存世，其中两台陈列于百达翡丽博物馆。每台“交感子母座钟”由两个部分组成：一座精良的时钟和一枚特制怀表。晚间将怀表插入时钟顶端的挂架，到凌晨3点，一个同步装置会自动为怀表上弦并准确设定时间，这种复杂先进技术至今依然无出其右。



“维纳斯束缚丘比特之翼”，对表，约1815年，
高：90毫米/宽：66毫米/厚：24毫米（馆藏编号 S-133A）



“奥尔良公爵交感子母座钟”，座钟，1836年，
高：62厘米/宽：28.8厘米/厚：23.6厘米（馆藏编号 S-970A）



“奥尔良公爵交感子母座钟”，怀表，1835年，
表壳直径：49毫米（馆藏编号 S-970B）

7



首枚万年历腕表, No. 222 033, 1925年,
表壳直径: 34.4毫米 (馆藏编号 P-72)

8



三问报时怀表, No. 25 225, 1864-66年,
表壳直径: 51.3毫米 (馆藏编号 P-396)

7. 万年历

时计可以代表我们在这复杂宇宙中所处的位置, 斯登先生导览第七站的精选之作向我们昭示了这个事实。1925年, 百达翡丽创制出首款万年历腕表, 搭载一枚可追溯至1898年的古老机芯。万年历功能可以在不同长短的月份准确显示日期, 闰年也不例外。在此之前, 表主必须在少于31日的月份手动调校日历腕表。

8. 时间之韵

时计不但显示时间, 亦能鸣报时间。斯登先生导览第八站的重点是百达翡丽于1864至1866年间制作的一枚三问报时怀表。百达翡丽自1845年开始生产三问报时表款。“报时表”(repeater)是一种按需鸣报时间的复杂功能时计, 可鸣报最近的小时数、刻钟、半刻钟甚至是5分钟。三问报时表可以鸣报分钟, 集精湛制表工艺之大成, 备受推崇与赞誉。今天, 每一枚百达翡丽三问报时表在交付予顾客之前, 都会由公司总裁泰瑞·斯登 (Thierry Stern) 亲自核批认定。

9. 报时腕表的发展演变

20世纪初, 人们对腕表的需求不断增加。当时, 像“报时”这样的复杂功能装置还难以微缩至腕表之内, 尤其是女式腕表。比起较大的怀表, 小巧的腕表表壳更难鸣响, 如何保证音质是一大挑战。1916年, 百达翡丽推出世上首枚女式五分问报时腕表, 这也是导览第九站呈现的作品。百达翡丽凝聚50余年的丰富制表经验, 悉心制作女式腕表。

10. 珐琅工艺

斯登先生精选导览的第十站呈现了百达翡丽于1976年创制的一枚正装时计。表壳背面的微绘珐琅刻画了一位女孩流连湖畔的景象, 由日内瓦珐琅师苏珊·罗尔 (Suzanne Rohr) 根据让·巴蒂斯·卡米耶·柯洛 (Jean-Baptiste-Camille Corot) 的画作《阿夫赖城》(Ville-d'Avray) 创

9



首枚百达翡丽报时腕表, No. 174 603, 1916年,
表壳直径: 27.1毫米 (馆藏编号 P-594)

三问报时表
集精湛制表工
艺之大成, 备受
推崇与赞誉。

作。完成这样的微绘珐琅画往往需要一年甚至更久, 所需画笔也常常是一缕纤毫。罗尔曾在1967年至2002年期间为百达翡丽工作, 她是卡洛·波鲁兹 (Carlo Poluzzi) 的最后一名弟子。波鲁兹在日内瓦装饰艺术学院开设过一门著名的微绘珐琅课程。

11. 卡洛·波鲁兹及其弟子

这枚约制于1955年的怀表表壳饰有名为“吉普赛女郎”的微绘珐琅肖像, 由卡洛·波鲁兹倾心创作。这是精选导览第十一站的亮点。20世纪初, 少年波鲁兹在日内瓦完成珐琅学徒训练, 后来成为城中一名全职珐琅师。除了创作自己的微绘珐琅杰作, 波鲁兹还培养了新一代珐琅师, 其中一位就是苏珊·罗尔。当年, 百达翡丽时任总裁亨利·斯登 (Henri Stern) 及其子菲力·斯登决定拯救濒危的珐琅工艺, 波鲁兹便向百达翡丽举荐了这位弟子。

Calibre 89 荟萃
33项复杂功能,
彰显了炉火纯青
的制表工艺。

12. Calibre 89 的奇迹

1970年代末, 为应对石英表带来的严峻挑战, 菲力·斯登决心创制一枚全球最复杂的机械时计, 传奇杰作 Calibre 89 就此问世。它亦是为庆祝公司成立150周年而生, 既促进了机械时计的复兴, 亦为公司的未来发展奠定蓝图。这枚卓越的便携式时计的原型为斯登先生的精选导览画上了圆满句点。Calibre 89 由1,728枚零部件组成, 荟萃33项复杂功能, 彰显了炉火纯青的制表工艺。数百年来, 这些工艺历经千锤百炼, 而百达翡丽在此方面建树良多。✦

10



“阿夫赖城”, 正装时计, 1976年,
表壳直径: 47.3毫米 (馆藏编号 P-258)

11



“吉普赛女郎”, 表壳, 约1955年,
表壳直径: 48.5毫米 (馆藏编号 E-50)

12



Calibre 89, 1989年,
表壳直径: 88.2毫米
(馆藏编号 P-1989)